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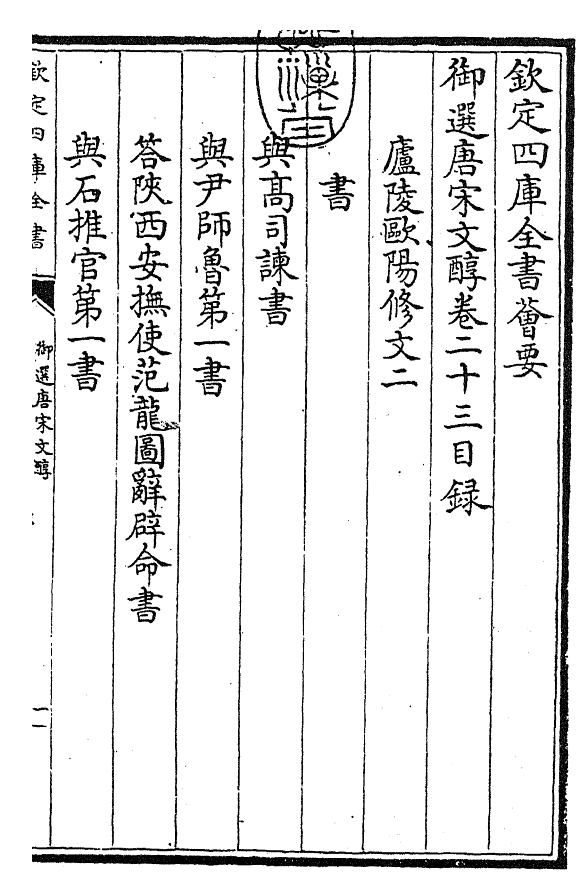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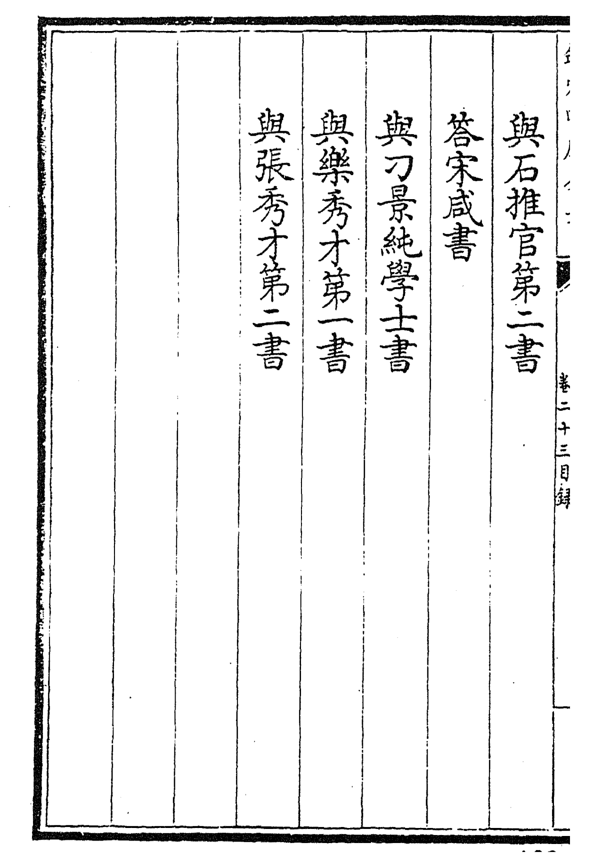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三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二

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二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

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

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令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

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毁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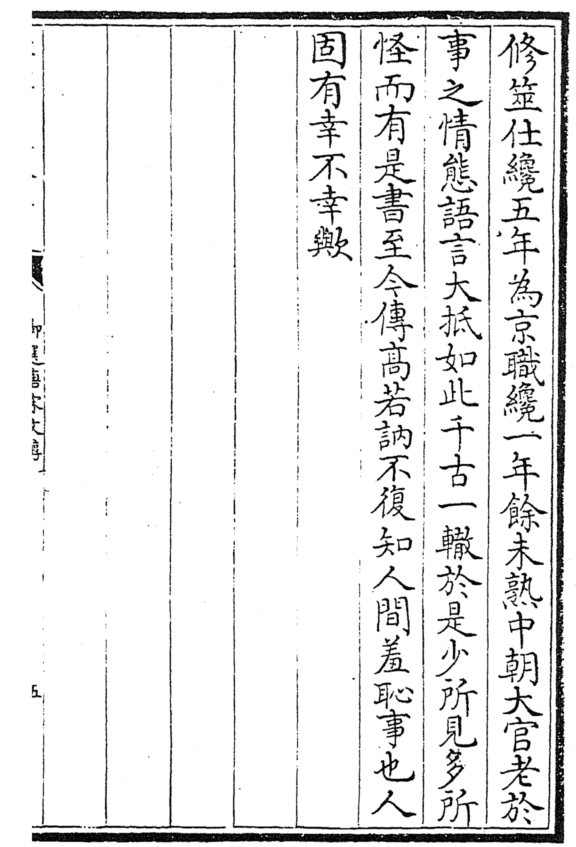
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

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

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

不忍便絶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懐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是歲修甫三十歳年少激昂慷慨其事之中節與否雖未知孔顔處此當何如然而凜凜正氣可薄日月也時



修筮仕纔五年為京職纔一年餘未熟中朝大官老於事之情態語言大抵如此千古一轍於是少所見多所怪而有是書至今傳高若訥不復知人間羞恥事也人固有幸不幸歟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

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渇欲問者别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

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以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

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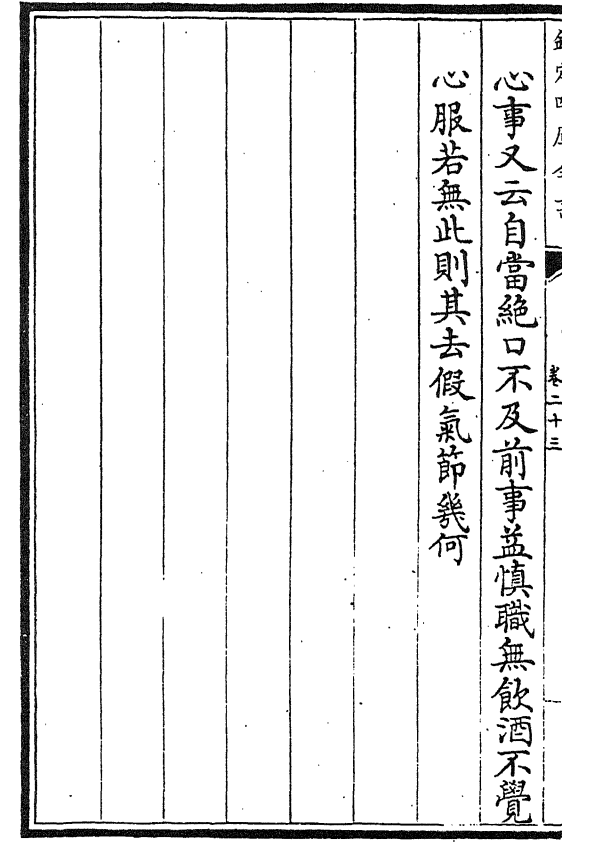
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慼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

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此修遺書責諫官高若訥若訥以書聞遂落館職責授夷陵令尹洙同時貶逐有書問修而修答之也較韓愈

潮州謝表柳宗元與蕭俛等書可為不覺前賢畏後生矣

王聞修曰余讀當時諸公事嘗竊怪之仁宗非昏主申公非奸相以嫉妬廢后非失德事讁而旋復范公不可謂不用既用而汲汲言申公之短不可謂不修怨不可謂不躁進范公再出有論救者有請與同貶者有遺書高若訥責其不救者不可謂不立黨其不至受禍者仁宗之明也特幸爾及讀此書想見歐公



心事又云自當絶口不及前事益慎職無飲酒不覺

心服若無此則其去假氣節幾何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邉自古常事邉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靣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强敵猖

獮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茍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

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闗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拨史修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貽書責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移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范仲淹使陜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此即其辭辟命書修之自潔其身不苟進取如此

與石推官第一書

修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急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别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

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

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

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
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
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
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
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
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
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
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

為獨異乎令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按公操即石守道為國子直講為文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吕夷簡罷相夏竦奪樞密使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

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指竦也竦銜介甚并欲陷富弼令婢學介書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會介死竦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賴杜衍得免斵棺介蓋狂士修借八法一端極盡忠告之誼以消其好異自喜之心可謂良友矣竦令婢子學得介書豈非以介書絶怪異轉易以彷彿其迹邪可為好異之戒矣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畧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絶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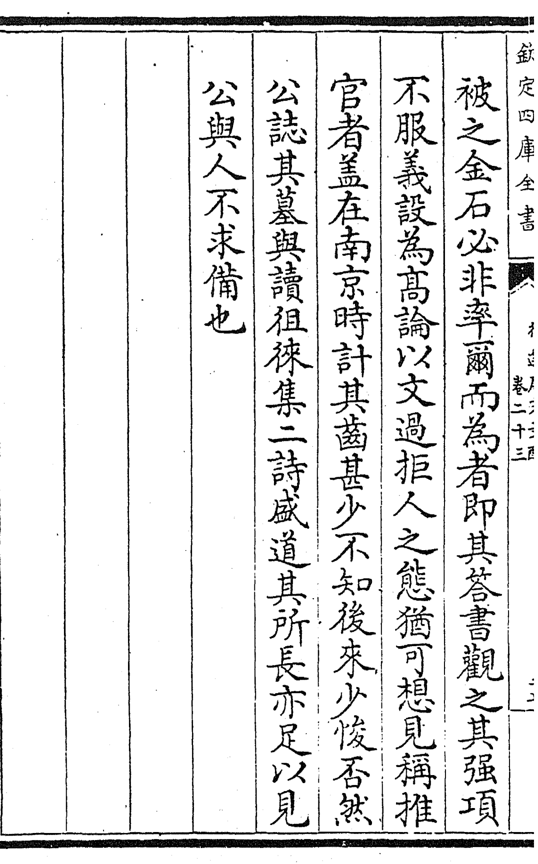
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説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説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悦之者與嗜飲茗閲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

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斵木為棋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令雖隷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隷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

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

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盖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朱弁曰令石守道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讕詞自解文忠答書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旣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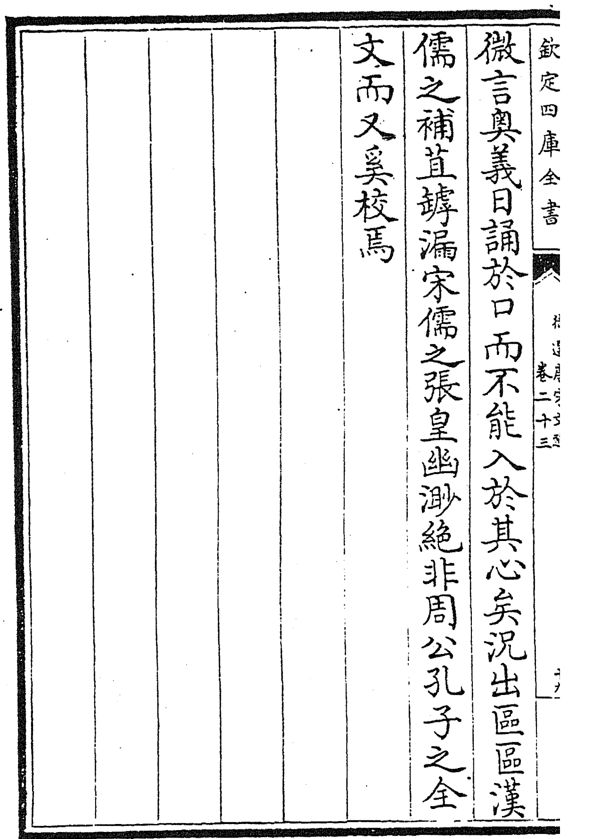
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為者即其答書觀之其強項不服義設為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計其齒甚少不知後來少悛否然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詩感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

答宋咸書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傳者之為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謬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刋正補緝亦非

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刋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六經如日日或午蔽於雲夜入於地而不得謂天壤間有一刻無日也經雖遭焚被禁解謬語訛而不得謂人心中有一時無經也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堯舜與人同耳雖聖遠言湮而果有得於同天地合萬物之人心自然有合於數千載以上不傳之遺旨是故學士大夫果能身體力行講明而切究之有所述説皆足以俟百世以下之聖人而折衷也若夫黨同妬異僻守一家之言自用師心樂著井蛙之見則雖使六經具在而聖人之



微言奥義日誦於口而不能入於其心矣況出區區漢儒之補苴罅漏宋儒之張皇幽渺絶非周公孔子之全文而又奚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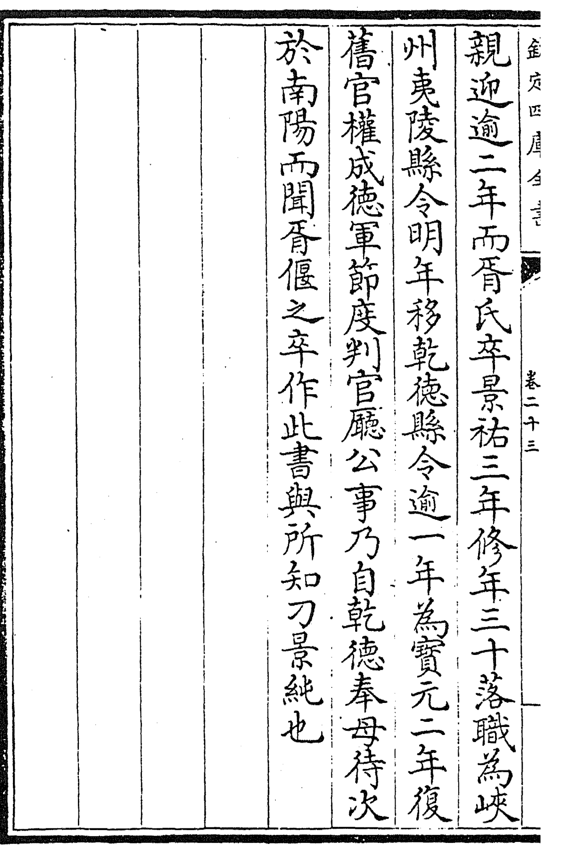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内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奬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

後止雖其後游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昏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

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耳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修年二十二謁學士胥偃於漢陽偃大奇之留置門下許以女妻之攜以如京師閲二年而登甲科其明年乃



親迎逾二年而胥氏卒景祐三年修年三十落職爲峽州夷陵縣令明年移乾徳縣令逾一年爲寳元二年復舊官權成徳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乃自乾徳奉母待次於南陽而聞胥偃之卒作此書與所知刁景純也

與樂秀才第一書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啟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為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闊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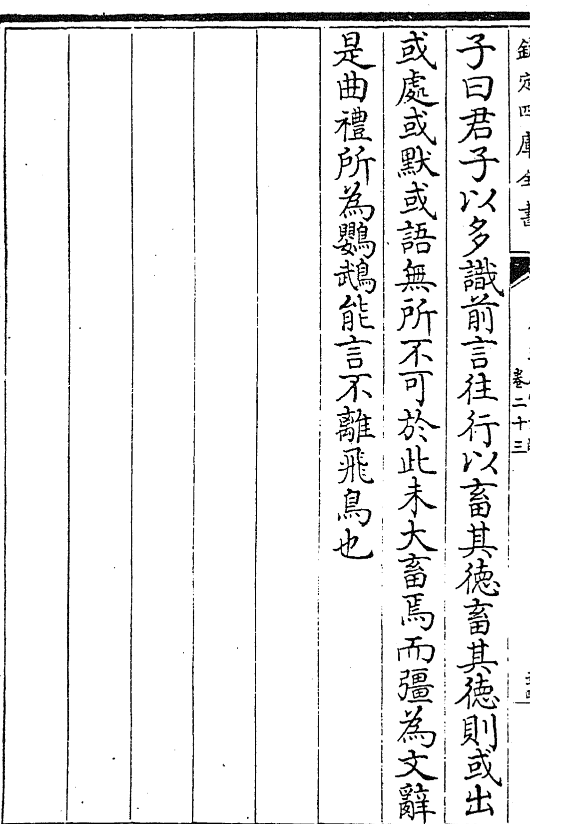
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徳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顔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

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强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修見惡於時棄身此邑

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方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懐為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天在山中大畜孔頴達正義謂實無此象假設此義然孔子曰象也者像也空言無實之名何象之有夫仰而觀天蒼蒼焉而已矣御飛龍而至蒼蒼之所其上之蒼蒼仍若是也則蒼蒼者不可以語天之實也惟風雨雲雷之屬為天所降者從以究其所降之方則曰天在焉可也而山之為物能出雲為風雨則天之在山中必矣

豈曰實無此象哉莫大於天而山能畜之上下千萬年縱横數萬里而心能識之昔人有問芥子納須彌之義或荅以心如椰子大能讀萬卷書者是即天在山中之象也文王曰不家食吉盖君子之於仕也行其義也欲行義必先集義萬事萬物莫不有義誠備集之而後能行義能行義則可與治天下國家矣故不家食吉使於此未大畜焉而食君之禄是詩人所刺碩鼠之食苗也行固如是言胡不然行以治一時言以教萬世一也孔



子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其德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無所不可於此未大畜焉而彊為文辭是曲禮所為鸚鵡能言不離飛鳥也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紛殽駮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

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畧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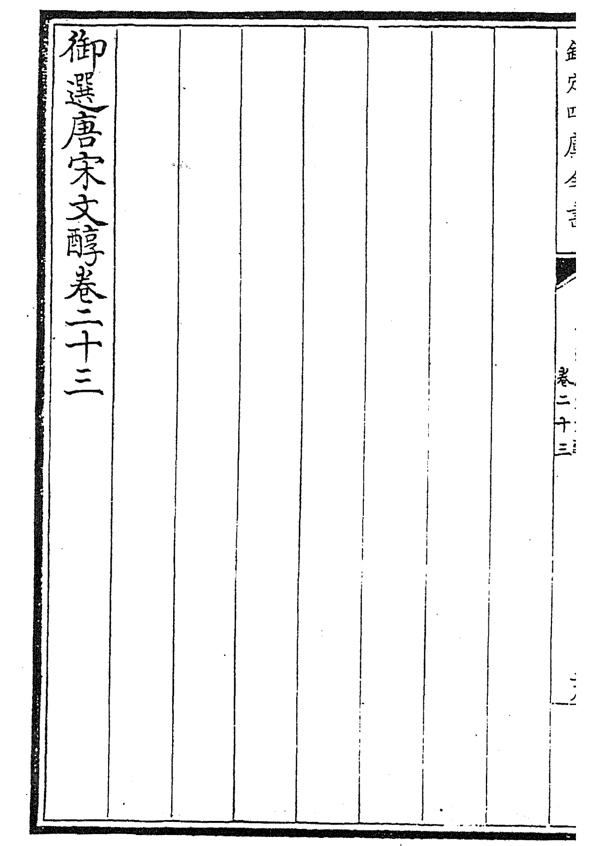
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邪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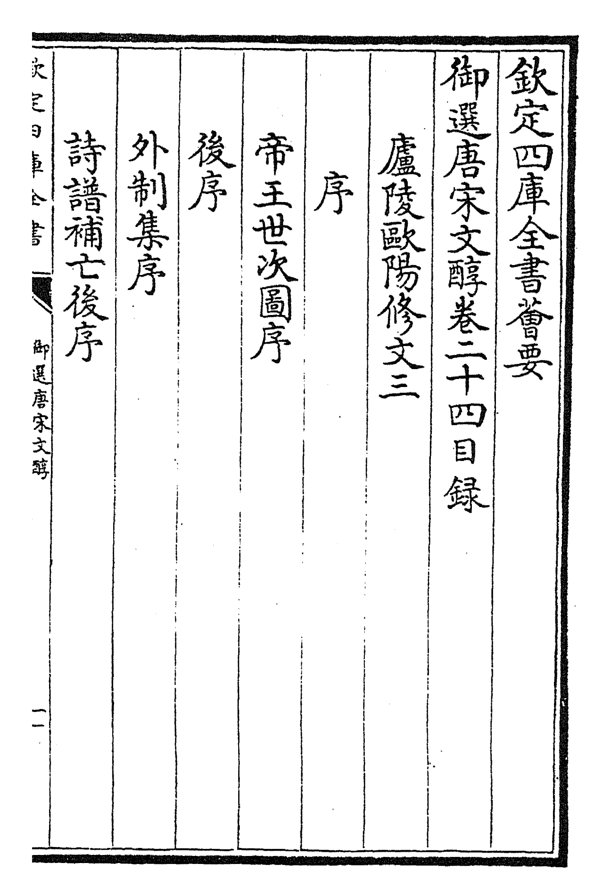
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巳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巳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

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髙下逺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髙逺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説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髙而近其逺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

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唐虞三代間事不見於六經四子之論說者具不可信信之則其心如鏡之有滓焉以之照萬事當滓之處必不能以明孟子所為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修此書不特為文字者所宜孰讀深思也與帝王世次圖序　蔡觀益明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四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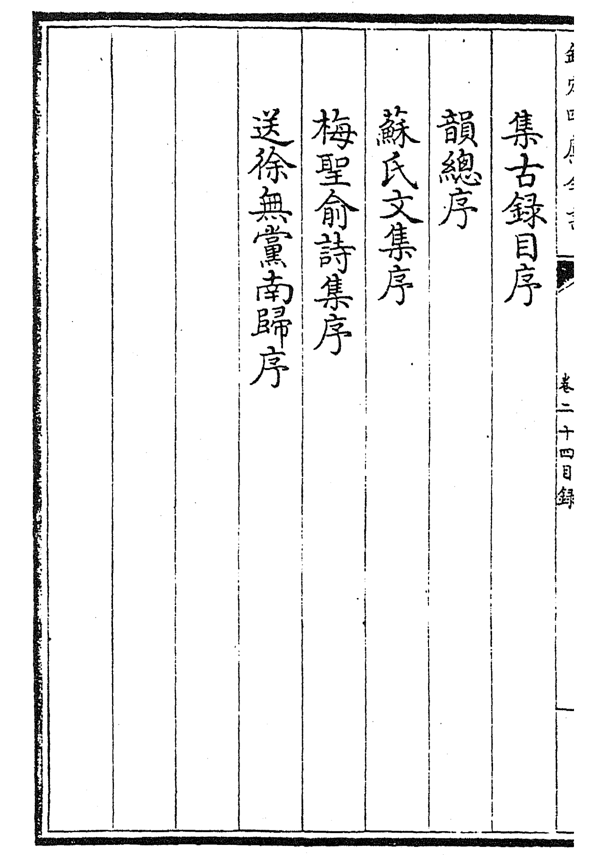
序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外制集序

詩譜補亡後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二百八十八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四

廬陵歐陽修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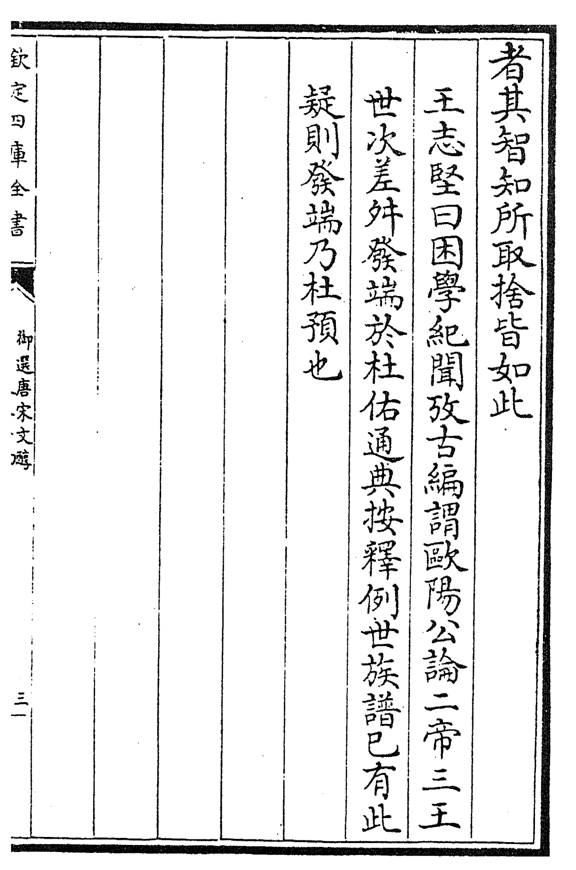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

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説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没異端之説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絶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絶之際竒書異説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説世無聖人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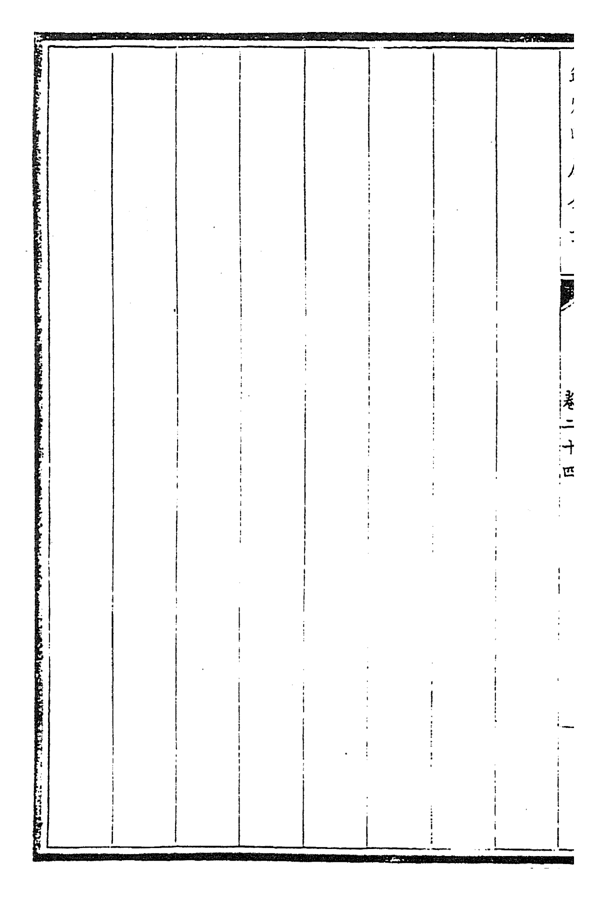
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皆壽百歳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令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乆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



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王志堅曰困學紀聞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



後序

予既畧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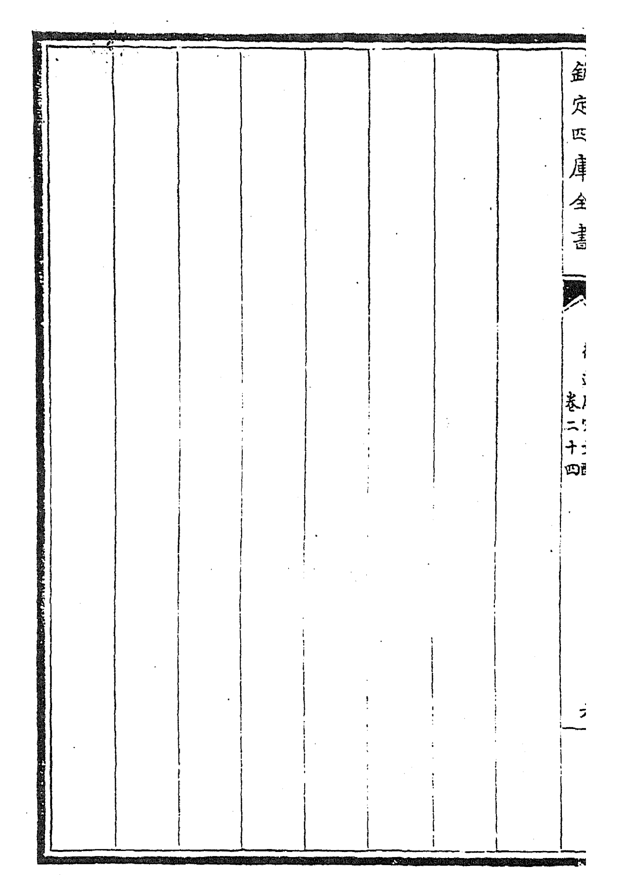
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元孫年三十時見四

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修平生於古人書不輕訾議至其灼見刺謬則反覆申明以詔後世又不憚覼縷間嘗論之馬遷上下千百年以成史記而班固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迄今考其書其所褒貶蓋多微辭所以譏切當世語南意北使讀者

自得之未嘗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又何以據其文而譏其謬也特所編次多據戰國秦漢間處士游談不經之説雜入孔子論定之六經使金鍮莫辨涇渭不分則其所蔽耳公羊傳曰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事隔數世不能以無訛謬雖左氏傳猶或未免況其他乎如史記所載衛公子伋壽爭死乃據左傳詩傳之文謂衛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竊其節以先伋至爭死賊

并殺之先儒信之無疑者乃考其年代則宣公十八年納伋之妻而十九年宣公死然則所為壽者朔者雖孿生亦俱未周晬安得有愬伋爭死之事乎不特左氏傳可疑即二子乘舟之詩亦不知何為作也如是者不可枚舉聊附記其一端使後世知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之為至論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外制集序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名韓琦范仲淹於陜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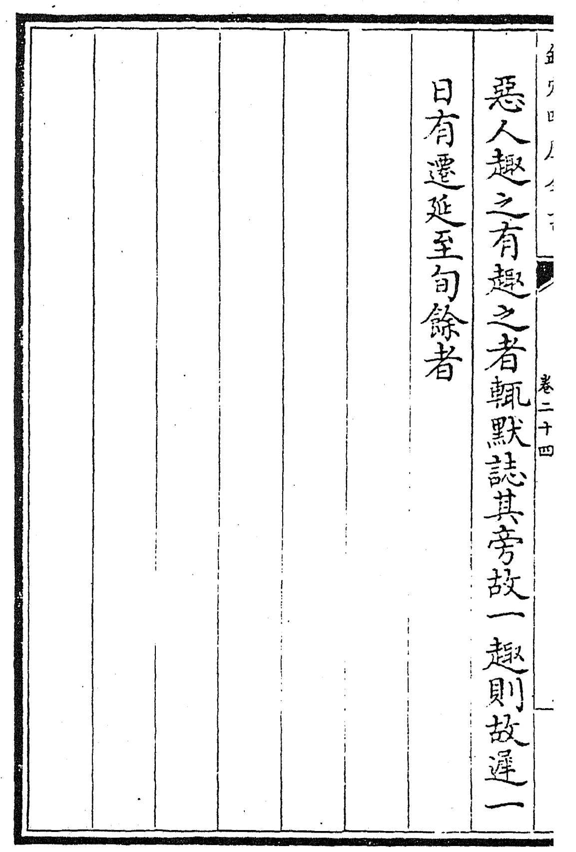
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名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刧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别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盖欲修法度矣予時雖

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於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

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盖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録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徐度曰按歐陽文忠公慶歷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

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喻之意而還誥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為之也迨元祐初命詞之限已不得如前者之廹矣翟公巽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為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澁尤



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默誌其旁故一趣則故遲一日有遷延至旬餘者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没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麤備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

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元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

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乆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

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出於衛檜魏無世家
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
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
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周太師樂
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
鄭譜嘗畧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
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

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修與宋咸書謂經非一世之書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其刋正補緝亦非一人之所能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

然聚衆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又與徐無黨書謂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汩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合之此序三者雖若語相牴牾而實如五味之相和可見修於六經潛心自得之趣而亦可爲後世學人治經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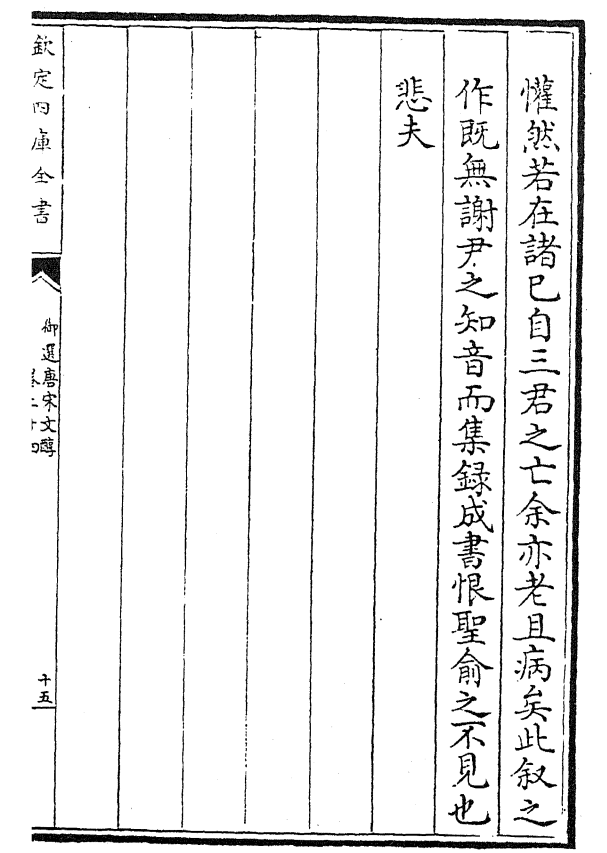
集古録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

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没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

性頗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塜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

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
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
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歐陽修自記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儁之士
也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
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
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
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



懽然若在諸巳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叙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録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

韻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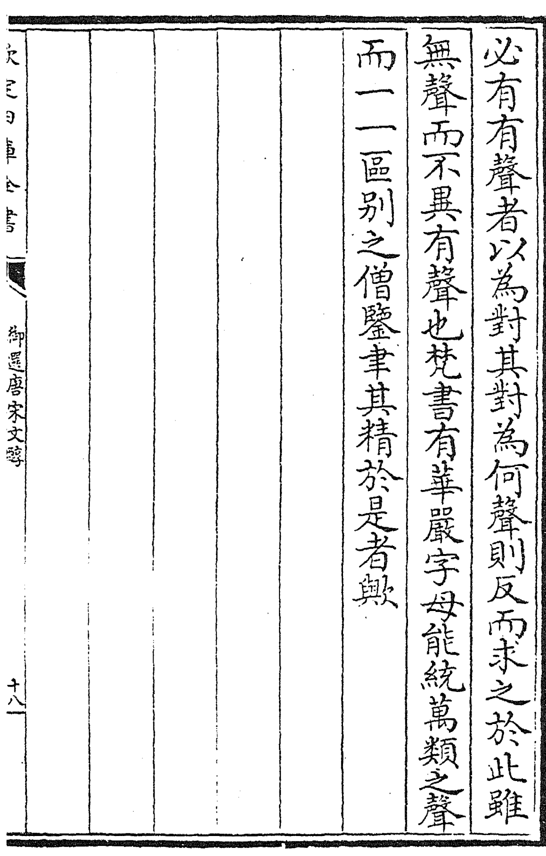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逄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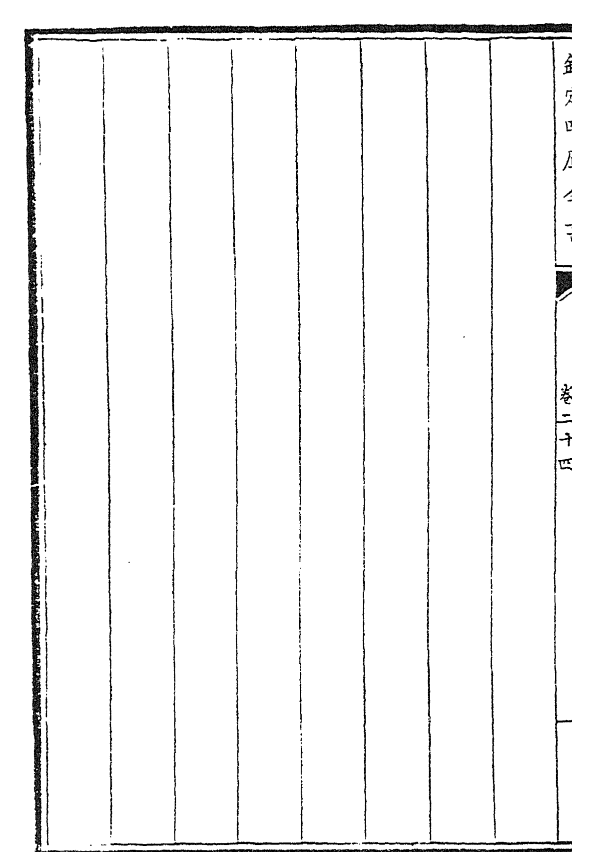
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盖畧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别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

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衍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黄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

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學所係甚小然韓愈云凡為文宜略識字固亦不得而略也既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别則必有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各殊莫可究詰然必有統宗會元之處焉先儒謂聲較色味臭止得其半盖三者俱兼陰陽獨聲止陽數記曰凡聲陽也故至於陰則不能行理固然矣然其不能行處即是無聲而無聲之所從來


必有有聲者以為對其對為何聲則反而求之於此雖無聲而不異有聲也梵書有華嚴字母能統萬類之聲而一一區別之僧鑒聿其精於是者歟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

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子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

難得其人歟茍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乎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

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投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昻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頼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

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
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
夫
朱子曰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
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然輕儇戲謔又多
分流品一時許公為相張安道為御史中丞王拱辰
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
壻杜是時為相蘇為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

例賣故紙錢為飲燕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
添助為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
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
妓作樂爛飲作為傲歌王勝之直柔句云欹倒太極
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拱辰輩專探伺伊敗闕才
聞此句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
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
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為此等事一旦

遽如此驚駭天下觀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為民永不叙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伊輩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所為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邪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獘這幾箇承意旨盡援引純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如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

之徒是也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葢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内有憂思感憤之欝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葢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輙抑於有司困於州

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説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説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甞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

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羇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巳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

遺槀千餘篇并書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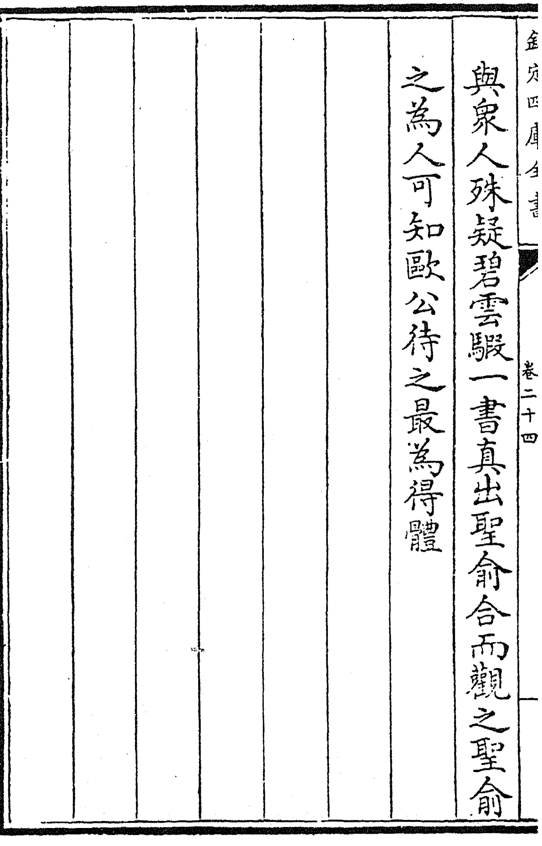
王志堅曰歐陽公與梅聖俞由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元年始薦為直講距聖俞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荆公挽詩云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納不見収空能乞錢助饋餾此為歐公發也然公為作誌又為作序於故人之誼不薄其不早汲引豈無意乎世傳聖俞不得志作一書名碧雲騢以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瓆

謄録監生臣史映緑



與衆人殊疑碧雲騢一書真出聖俞合而觀之聖俞之為人可知歐公待之最為得體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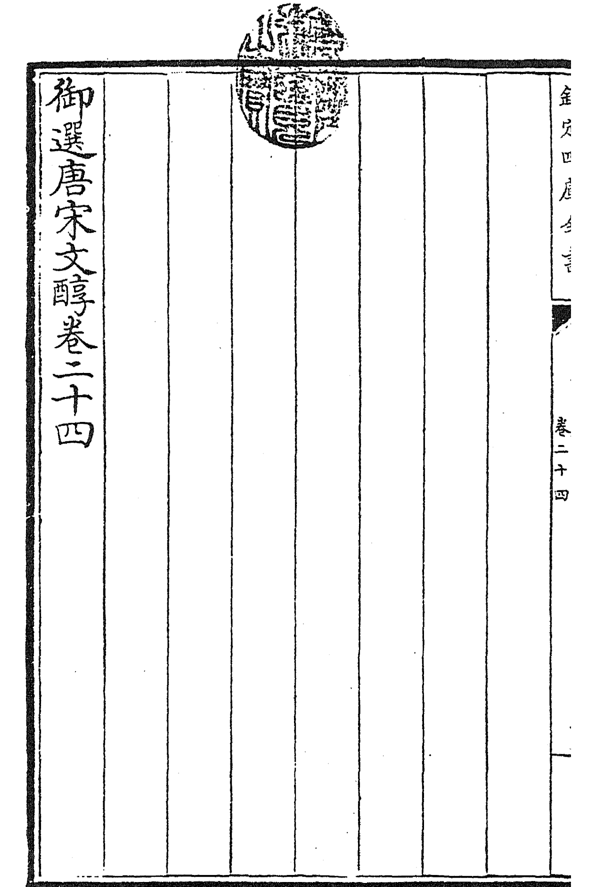
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顔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

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

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王志堅曰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遊京師每聽歐陽文忠公王荆公司馬温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歐公多談吏事久之不免有請云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欲求

史漢一覩公私無有因取陳年公牘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二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今日以人望我必謂翰墨致身以我自觀竟是當時一言之報也此序諄諄以徒言為誡即此一段公於文學曾不自足而必求政事以及人非聖賢心事何以有此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五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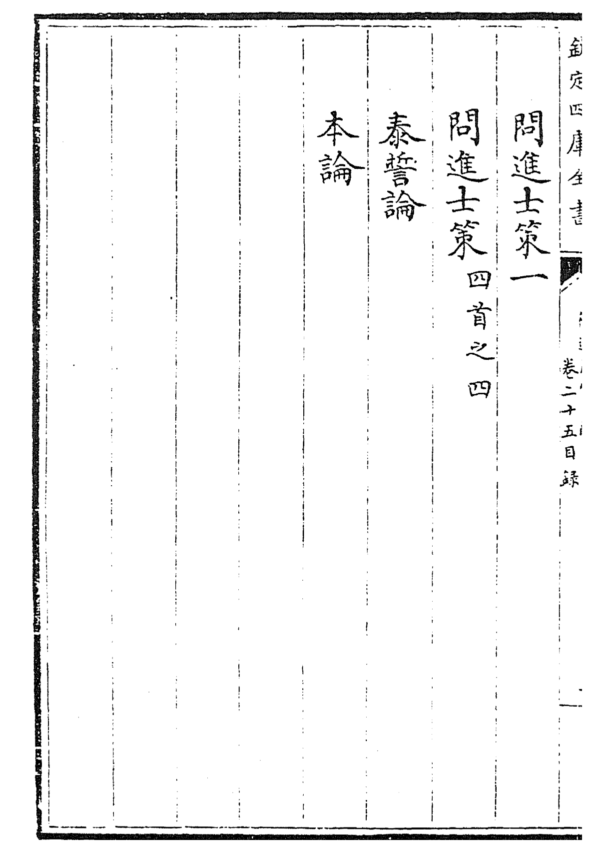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五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四

序　策問　論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五

廬陵歐陽修文四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令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勑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

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敕限甚者笞而絕之饑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閔之惻然盡蠲饑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於天河溢於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

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麾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於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畏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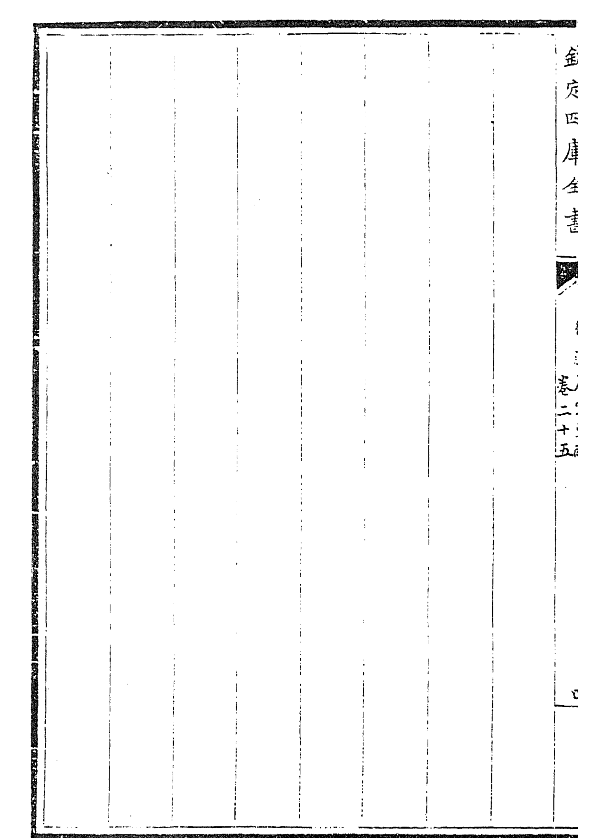
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於州州不壅而聞於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修序

秦二世時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

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及閻樂至望夷宮射及幄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惶擾不鬬旁有一宦者侍不敢去二世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嗟夫古先哲王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夫人情莫不好譽而惡毀古先哲王亦人爾必欲盡小人怨汝詈汝之聲交至於耳且皇自敬德厥愆

曰朕之慾不啻不敢含怒豈非布衣之所不能堪者哉凡以位愈髙則敎愈衆且逺或望風而戰栗或望風而希旨以其一喜則萬利集一怒則萬苦聚人安得不唯喜之冀而唯怒之懼於是有可以得喜者無不為也有可以得怒者無不避也是故下愈巧而上愈闇下愈黨而上愈孤上孤且闇則百姓無可告訴而小人在位愈益得志社稷危於纍卵若秦二世矣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此之謂也夫秦二世

者與桀紂比蹤者也後世人主言及二世事則曰是安得復見於今也今觀修所言乃宋仁宗時事仁宗之與二世相去天淵不可以道里計而一有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免租之見則畿内之近民有災而不得聞遣吏四出而歸言無災者十七八矣仁宗雖終不為二世而秦時諱者何難復生於景祐間哉人主奈何不懼懼之若何曰謹好惡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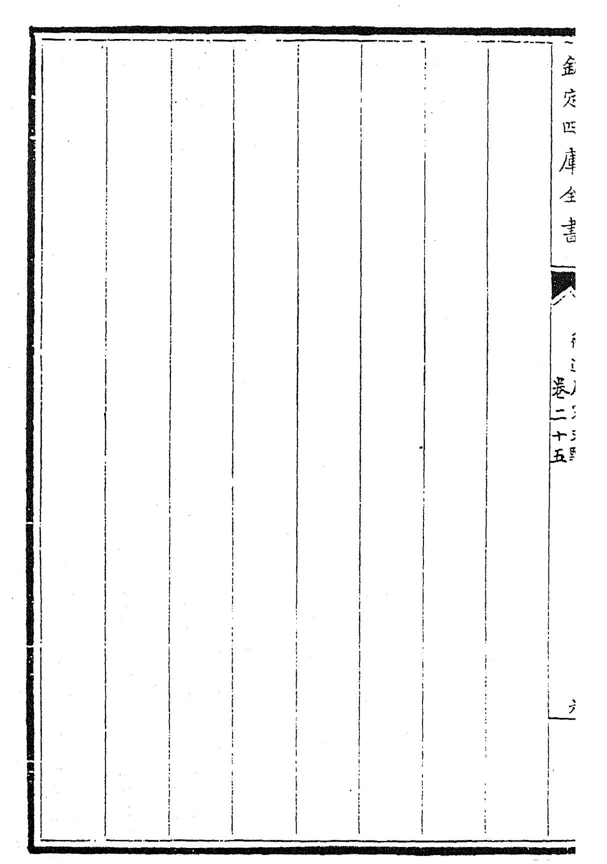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

不絶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緑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可愛也

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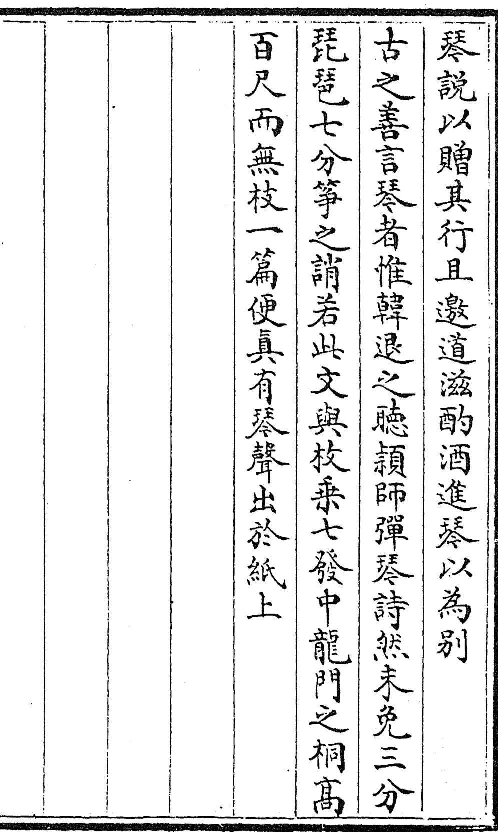
此篇與豐樂亭記同義俯仰百年間想創業之艱難識治平之有由撫安樂之適時懼危亡之不戒期全孝於抒忠畏失義而離道種種具流露於意言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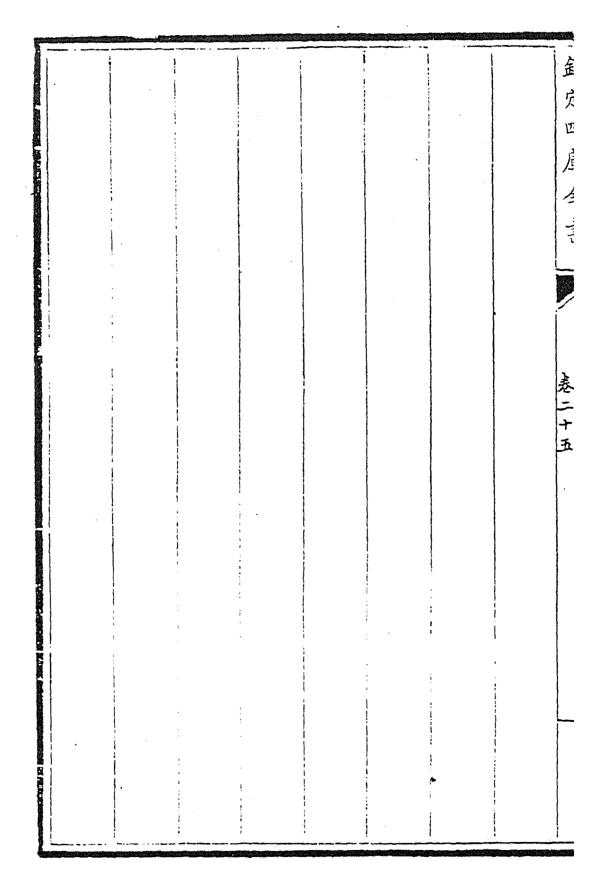
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

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


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别

古之善言琴者惟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然未免三分琵琶七分箏之誚若此文與枚乘七發中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一篇便眞有琴聲出於紙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

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

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勿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説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徳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衆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説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

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於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於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王陶為御史力攻富弼其人正子貢所惡以不孫為勇以訐為直者歟修於其筮仕時為述大易剛德之善以戒之蓋香有以識其心也其言君子之用剛也有漸而

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説以和而濟之誠有得夫天德不為首之㫖先聖之微言大義具於此矣雖然若王陶者何足以語此黨小人害君子正是陰柔非剛也所為惡積而不可掩者也若夫壯趾壯頄猶君子也公私善惡之不同由其發心之始已如秦越焉若王陶者擬之於易其為羸豕孚蹢躅乎

問進士策一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

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畧也而六官之屬畧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宫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

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

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修言用周禮以致亂者王莽後周而王安石之亂宋即在同時修為策問已見其端而為是說邪抑偶合邪修知貢舉時安石之禍未熾也周禮一書宋儒終不敢直以為非周公所作或言王莽時劉歆偽撰篇章篡入之以媚新室俾其虐政若出周公之舊典者而禮家斷斷以為不可令觀修文核計六官之屬五萬餘人而無員

額者尚不在内乃欲以千里之地供其祿稍則賞勞所必無矣顧修所疑猶為舉其小而遺其大也夫聖王之治天下養人為大書曰厚生易曰損上益下詩刺萇楚春秋譏税畝孔子曰富之孟子曰薄稅歛大學曰財聚則民散凡六經四子之書所以教萬世之帝王公卿大夫至於師長百執事者莫此為先焉蓋天生貴者所以養賤者也天生富者所以養貧者也此天地之性也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由欲利民也經書之所以為經書由

欲垂利民之典則於萬世也今觀周禮司市質人廛人肆長泉府司門司關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廾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掌荼掌蜃之屬舉市廛門關山林川澤所有鳥獸魚鼈草木玉石一切貨賄之屬莫不設之厲禁而盡征之入市有稅入門有稅入關有稅避而不入即没入之地所從産又官守而以時入之甚至民有稱貸又官取其息不如禁者執而誅罰之如是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人之所養俱入朝廷不留一絲毫之遺

利以與民矣雖王莽之虐恐其力亦不能悉如書中之所載以盡行其厲民之事也而謂周公為之乎若夫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中庸曰造端乎夫婦夫婦誠人道之始也令周禮媒氏曰中春之月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如是則是設之官立之禁驅天下女子之未有夫者必奔而夫死者必嫁也誠何心哉其他瑣細不具論即此二

大端在上者雖有關雎麟趾之意又如之何其可行邪由此觀之即使周公果有是書亦已不傳於後世孟子不云乎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豈孟子時已無其籍而今日猶有全書邪縱使尚有斷簡殘編之沒於莽徽榛雜中者非聖人復起其孰能辨之然則豈謂劉歆媚莽所作者似亦十得六七也

問進士策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禄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

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禄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

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學校之教不逮於古而取士無長策矣其上下交相失之故具見於篇蓋千古賢君志士之所同慨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黙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臨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

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説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

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乆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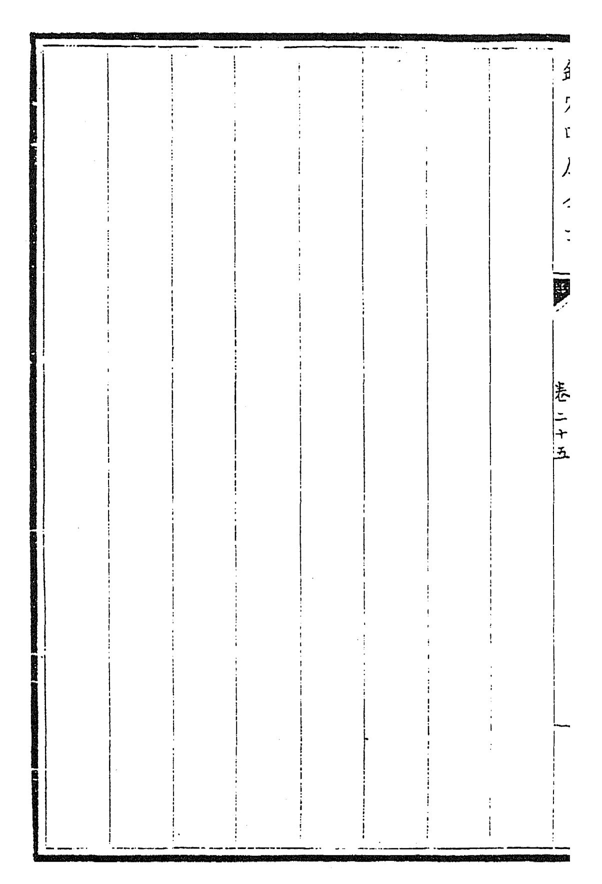
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説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

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令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

於書可矣

乍讀斯論一則曰妄說再則曰妄說更三四稱而不止若言之無文者繹思之而後知其用意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蓋由武王已得天下之後而推本言之耳周公若曰當文王之中年已可朝諸侯有天下而不改臣節文王所以為至德也文王非不能得天下而必待武王也孔子亦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後世不察轉因受命惟中身一語

而謂文王有滅商之心且顯有叛商之迹推其年歲當在戡黎之時遂謂其時西伯稱王改元武王本文王之志以伐商即位不改元而於泰誓之十有三年謬解紛紜曹操司馬懿遂有吾其為周文王之語經之不明人倫之大患修既確見其妄辭而闢之應不遺餘力故不惜言重辭複為斷斷斷斷之辭凡以明人倫云爾


卷二十五

本論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畧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供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

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嵗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禄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輙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已令之務衆矣所

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末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財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

令四海之内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盛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産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徵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

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絶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歲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令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令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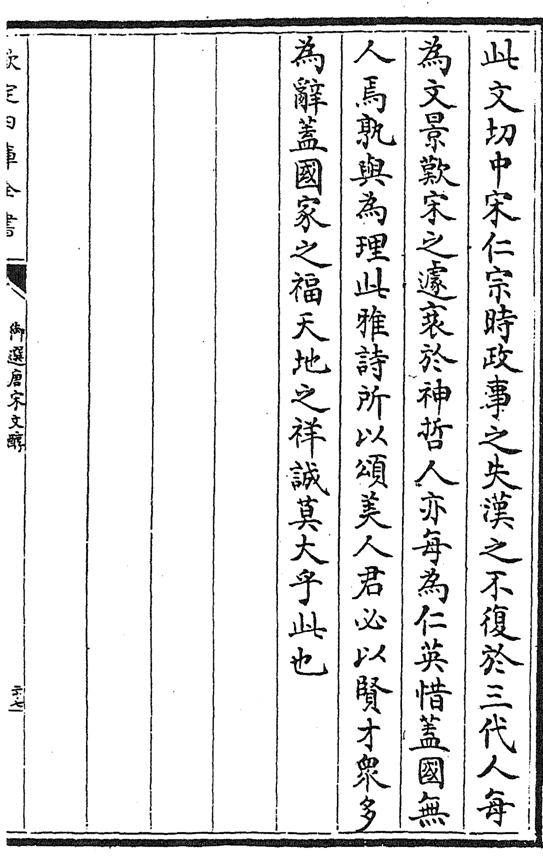
大吏無事之時其猶如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蓄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

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
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
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
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
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
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
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
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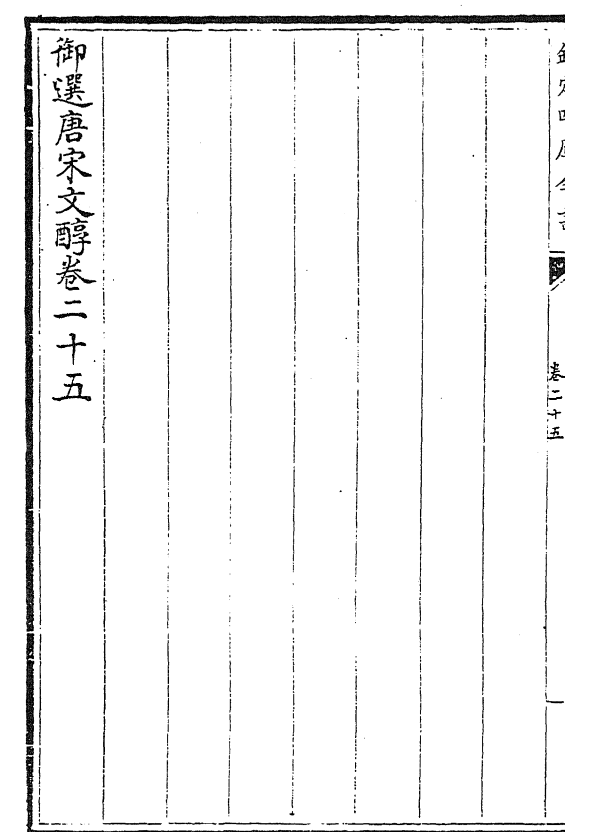
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吠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奥則隅壊整其楄則棟傾枝撐扶持茍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令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内削方鎮無强叛之臣天下為一四海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

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

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此文切中宋仁宗時政事之失漢之不復於三代人每為文景歎宋之遽衰於神哲人亦每為仁英惜蓋國無人焉孰與為理此雅詩所以頌美人君必以賢才衆多為辭蓋國家之福天地之祥誠莫大乎此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五